

章氏遺書

章氏遺集

壬戌閏夏

章氏遺書

朱孝臧

序

實齋先生著述宏富易簣時以全稿屬蕭山王穀塍編定今所行世文史通義校讐通義蓋不及全稿三分之一且多其子姓丐人竄改識者病之吳興劉翰怡京卿得嘉興沈寐叟丈所藏先生原稿則穀塍所編次皆在焉又益以未刻諸書鳩緝最錄合若干種若干卷於是先生之學賅備殺青可繕寫以序命余余曰此夙昔之志也書旣成序之曰宙合之學之肇也因夫恆幹皆有藉瞿曇氏觀十二因緣而悟道海彼之學純籀物質邦學而無藉也如其有則非史不足當之人之一生曰始曰壯曰究人類之一期亦然彼其古今成敗禍福存

亡之迹與夫蕃變之所由然苟無史焉雖聖者無所麗其思而一切道術且將不立史也者彰往而察來者也老之術葆之於始孩孔之術贍之於旣壯而皆所以坊其究究則聖者不忍言矣故六藝大原厥維史諸子立言雖其精粗本末不同而皆籀於史自劉向氏後經籍道熄綴學溝猶以自爲方六朝汨於玄宋明以來鄙於理乾嘉間休寧高郵諸儒起始稍稍有窺於遺經然而一出焉一入焉恆幹之亡已伏於茲儒者智不足以知聖其於六籍之原匪特不敢言抑且不能言則相與正訓詁明音韻考名物覈度數曰吾且爲之郵焉及其蔽也棄本逐末至視前經往誥與商之龜甲文周之毛公

鼎散盤秦漢之瓦當曾無以異暖姝相循迄今若絕而未遽絕者恃好古之一念僅以維繫於人心也一旦好古之念去而人之禍亟矣先生當舉世溺於訓詁音韻名物度數之時已慮恆幹之將亡獨昌言六藝皆史之誼又推其說施之於一切立言之書而條其義例比於子政辯章舊聞一人而已然而世之宗休寧高郵者其議先生也且百端吾則以爲先生之召世疾也蓋有五焉何則爲休寧高郵之學者憑據佐驗得一孤證即可間執承學之口而不必問其全書宗旨之如何不通則引申假借以說之又不通則錯簡衍文以遷就之爲先生之學則每立一例必穿穴羣籍總百氏之所擇而我

乃從而管之故爲先生之學也拙而爲休寧高郵之學也巧人情熹巧而惡拙一也爲休寧高郵之學者勞於目治逸於心獲但使有古類書字學書數十種左右鈎稽一日可以得三四條爲先生之學則其立義也探賾甄微徬徨四顧有參考數年而始得者亦有參考數十年而始得者及其得也適如人所欲言則人之視之也亦與常等矣故爲先生之學也難而爲休寧高郵之學也易人情趨易而避難二也爲休寧高郵之學者嚴絕勦說故必引据成文往見時賢解經之書王伯申說段茂堂說開卷爛然非是則人以爲陋爲先生之學則不然有櫟括成文者焉亦有不必櫟括成文者焉同不是

異不非惟義之與比放諸四海而準公諸四達之衢而人不能竊故爲先生之學也約而爲休寧高郵之學也博人情尙博而鄙約三也爲休寧高郵之學者意主疏通以求是解一名詳一訓雖繁殺殊科而其義也皆有所底爲先生之學則規渠誠設其用無乎不在有略引其端以俟好學深思之自反者有泛稱廣譬驗之造述而後確者雖復節目有疏落援攷有舛繆而正無害其大體故爲先生之學也虛而爲休寧高郵之學也實人情畏虛而夸實四也抑又有其可異者爲休寧高郵之學者以墨守爲宗再傳而後疲精許鄭至甘以大義微言拱而讓之宋儒俟程朱者憊其不我牴牾也則往往

援之以自重爲先生之學則務矯世趨羣言殽列必尋其原而遂之於大道雖以舉世所鄙棄之鄭漁仲舉世所訾毀之象山陽明先生揚摧所及亦且時時稱道焉先生以不黨救黨而守門戶者以爲黨先生以不衰治衰而昧別識者以爲衰故爲先生之學也逆風會而爲休寧高郵之學也順風會逆則不樂從而順則人人皆驚之五也五者浸以成俗則先生之書之不大顯於時也固其宜矣雖然學之爲術有統有宗必倫必脊或治其分或攬其總雖相迂而實相濟譬則振裘然先生絜其領而休寧高郵諸儒則理其毳爲先生之學而不以休寧高郵精密徵實之術佐之憑臆膚受其病且與便

詞巧說者相去不能以寸爲休寧高郵之學者苟無先生則經藝大原學之恆幹必至盡亡始也以古爲菑畚者繼且敝之而薦芻狗以芻狗爲學則我宗邦之學乃眞可以拉襍而燒之矣今者聖伏神徂一二孺子守見聞槁項箝舌方日乞殘鉛蠹槩以自活向之訓詁音韻名物度數之學舉不足以堙斷流之禍而先生之書乃稍稍有好之者出焉意者古哲人憂患前民之一縊其將自先生而復歟抑惟異欲聞或借先生之說摧陷舊藩以爲秦火之導歟宣尼悲麟出非時反袂沾袍而傷道窮吾今幸見先生之書之傳雖憲也而又不能無懼焉已喪亂餘生精神遐漂不復欲以語言文字禍古人

感京卿繼絕之雅心所蘊輶聊復一書辛酉孟夏錢塘

張爾田撰

序

翰怡京卿刻章氏遺書成以余佐編校之役謂余曰實齋先生之學君嗜之特深其無一言以讚述之乎余不敢辭爰爲之序曰先生之學精深博大其傑然成一家言哉先生湛於史年少時取左國諸書分爲紀表志傳作東周書幾及百卷其書雖不傳知先生之於史學殆天性然也又嘗爲畢秋帆尙書撰史籍考世亦未見傳本觀其目錄自制書以下凡爲類者十二至其條例如所謂古逸宜存家法宜辨者析之爲十有四大體一準經義考此書存讀史者所獲裨益必匪淺渺惜乎其有酒誥俄空之歎也從來論史家得失者莫詳於唐劉知

幾六家二體爲後世修史者作之則其大要則歸之才識學蓋謂具此三長乃可與語乎史也先生推崇史德以爲著書者之心術不可不慎如此則褒貶予奪悉秉至公而人禍天刑可無顧慮豈非較子元之說進而益上尤得春秋微婉之義哉當先生時學者溺於聲音文字相習成風別樹漢幟其極也支離破碎先生則一言蔽之曰六經皆史窺先生之意六經爲先王政典孔子所以刪述之者實萬世治術之所從出漢儒以禹貢行水以公羊決獄皆原本經義潤飾吏治斯可見先聖經教無不可措之行事者也後之儒者高言性道旣失之玄虛斤斤於名物訓詁亦不免爲苟取譁眾博而寡要

矣今夫簿錄之學史官之所以辯章道術者也自班固作漢書首纂藝文志後史因之究其學之所本則託始於劉子政氏每一書竟條其篇目撮其悁意固不僅文辭異同詳加譌正而已必通乎古今派別識作者立言之指而辨析其是非故孟堅但知備篇籍將其輯略一類揭羣書之綱要者毅然刪去之此則大可憾也先生熟精流略所著校讐通義考鏡源流掎摭利病孟子知言之學庶幾得之近世顧千里輩是猶不賢識小彼鄭樵焦竑亦豈能如先生之窺乎其天然則上接中壘之傳者微先生其誰與歸顧先生遭時不偶身未列乎國史之職鬱鬱無所試其所表見者惟此方州志乘耳然

湖北通志則爲人所改竄和州一志散失之後寫定二十篇非復全帙祇永清縣志尙稱爲完本而天門則非其主名亳州又世所罕覩吾於此不能無文獻不足之感也雖然得其敘說讀之正列女之目次前志之傳掌故文徵各自爲篇創通義例折衷經史其論皆日月不刊真可懸之國門而莫能增損者也或問曰先生爲史才文則非其所長與曰是不然先生之文蓋取達意而止夫文以理爲主先生本其中之所得著之於書惟求乎理明而辭達昔樂廣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請潘岳爲讓表潘曰要得君意樂爲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是古人有意所欲言筆不足以達之者

先生之於學類能自闢新意而筆則無不達之患則先生之長於文也可知已且先生特工論文集中文德文集諸篇或願心氣之檢攝而持之以敬或慨著作之衰微而返之於古誠謙家可之所云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者宋劉摯之訓子孫也曰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先生其文人乎哉抑先生不徒非文人已也其器識宏通議論奇肆原道言公之作一則探政教之源一則覈名實之辨至於婦學詩話所以爲世道人心憂有子輿氏息邪距詖之志顧亭林嘗謂文須有益於天下此二篇者有益風化關係天下爲至巨此蓋洞明乎治亂興亡之故亦由其得力於史者深也嗚呼周秦而後

諸子專家之術寂滅而無聞士之能文者往往旨義不純偶然無所歸宿欲如昌黎之爲儒柳州之爲名荆公之爲法眉山之爲從橫不數數邁先生則意無旁雜反復推詳一抒以獨得之見萬變而不離其宗戰國時道墨諸家各崇所長以明其指正如是也龍門史記自序稱爲成一家之言非先生之謂哉余往在弱年始致力於考據之學久之而病其繁瑣不足爲傳世之業而子勝斐然之志則未或有閒也及得先生書讀而善之將有所造述又不勝劉彥和就有深解未足立家搦管和墨乃始論文之慮於是攻習百家遺其章句神思冥寤輒有剏獲雖先生治史余則治子趨向自異要其觸類